



“尝”中秋

胡冬玲(嘉祥)

中秋里,最念的就是那一口月饼。

我尤其钟爱五仁馅的月饼,轻轻掰开,瓜子仁、核桃仁、芝麻、南瓜籽、葡萄干交错相拥,咬下去,软甜香糯。舌尖掠过果仁的轮廓后,齿间弥漫开浓郁的香气。

中秋里,最暖心的莫过于那顿团圆饭。

炖鸡、烧鱼、醋拌藕、丸子汤、春卷、炸花生米……如今连“佛跳墙”也走进了寻常人家,餐桌上极尽丰盈。品的不只是菜肴,更是话语间、眼神里流动的温情。那浓浓的亲情,随着饭菜的热气氤氲升腾,笼罩着整个席间。从一桌团圆饭里,足见一个家的安康与喜乐。

中秋里,最风雅的事自然要数赏月。

儿时喜欢搬只小板凳,双手托腮,看月光洒遍人间,时常忍不住胡思乱想:月宫里的桂花香不香?吴刚砍树是执念,还是玉帝的惩罚?美丽的嫦娥是在做月饼、摘桂花,还是正与玉兔嬉戏?那时的中秋,快乐是如此简单。

而今到了母亲当年的年纪,我才越发懂得,中秋终究是属于亲情的节日,一家人健康团圆,便是最大的幸福。

月到中秋分外明。我们所品尝的,又何止是月饼的甜、菜肴的香?还有对亲人的牵挂、对爱人的思念、对故土的眷恋。

明月照中都

刘吉振(汶上)

又是一年花好月圆夜,我不由想起三十多年前,与冯金波在中秋夜同游县城的往事。

那时的中都(汶上别称)城,格局疏朗,仅由几条街道勾勒出几个方正的区域。从空中俯瞰,宛如一幅笔触简约的速写,又似墨色清淡的水墨小品。与如今这幅波澜壮阔、色彩浓郁、生机盎然的巨幅油画相比,别有一番素净的韵味。

冯金波是我初三的同桌,性情相投,交情甚笃。课余常约三五同学四处漫游,美其名曰:“既要读万卷书,亦须行万里路。”中秋夜进城一游,便是我俩一时兴起的约定。

那日傍晚,我匆匆吃完晚饭,瞥见里屋有一盒寅寺川蜜月饼——大约是走亲戚剩下的。我悄悄取出两枚,用旧报纸仔细包好,揣进上衣口袋,推上自行车向母亲打了声招呼,便出了门。

月亮已斜挂在东南天边,清辉透过疏疏落落的枝杈洒在我身上,颇有几分“披星戴月”的诗意。骑到两村之间通往县城的公路口,冯金波已在约定处等候。我将月饼递给他,他竟同时塞来一个苹果。我们相视一笑——这不成文的仪式,为中秋夜平添了几分郑重与欢愉。我们一边吃着,一边说笑着朝两里外的县城行去。

月色愈发明澈,满天星子仿佛缀在头顶,静静地注视着我们前行。四野寂寂,唯有道旁蟋蟀偶尔低吟。不远处的县城沐浴在月华的薄纱里,显得朦胧而神秘。

行至西关拐角楼,我俩却有些意兴阑珊了。原来小城的夜晚并无多少景致可看:店铺多已闭户,街巷人车稀疏,路灯昏黄,反不及月光清亮。

……

等我踏月归来,母亲正在院中的小桌上摆放水果与月饼,焚香祝祷,敬奉天地祖先。夜色宁静,月光洒满庭院,一切都笼罩在祥和之中。

月圆情更浓

郑继武(微山)

那一年的中秋,八月的风缠上桂花香,不似年轻时那般冲鼻,倒像祖母温在锡壶里的老酒,醇厚里裹着岁月沉下的安稳——绕着衣角,沾着发梢,要深吸一口,才肯往心里钻。

厨房里,妻子正低头揉着面团。案板上是按老母亲方子拌的五仁馅:花生仁必用铁锅炒到衣皮发焦,冰糖得捣成碎渣,最要紧的青红丝沾着她指尖的面粉印。我帮着拢起散落的面粉,她抬头一笑,眼角的细纹盛着顶灯的光,像窗外正鼓圆的月亮,连缺角都透着软。

晚饭时,父亲多喝了两杯,夹起块清蒸鱼腹肉嚼了半天后道:“比楼下饭馆强,姜味渗进肉里,若是饭馆做的,味道只浮在汤上。”母亲没接话,只顾往孙辈碗里拨虾仁,“多吃点”的念叨裹在热气里,软乎乎的。银辉浸暖了窗玻璃,抬头才见月亮已爬得很高,光落在每个人笑脸上,连父亲泛红的眼角都亮着。

饭后一家人在阳台坐定。我拿起妻子烤的月饼,酥皮一碰就掉渣。咬下去,焦香、甜意混着微涩,是记忆里的味道,又多了点软。父亲抽着烟,烟圈悠悠飘向月亮:“你小时候才到我腰高,攥着我裤脚说‘爸举那么高,怕月亮抢月饼?’”全家人笑起来。他指尖摩挲着我工作后送他的月饼盒,红漆的“中秋”二字,边角已磨白。

天上的那轮月亮,照过我年少追影的嬉闹,照过打拼时出租屋窗外的孤亮。如今它静照阳台,映着父亲半盒烟、母亲织的毛衣,映着妻子嘴角的面粉——也映着我最安稳的幸福。

风裹着桂香漫过,比傍晚更醇,像把满院月光都酿了进去。

愿这人间烟火气,暖着每一个回家的人。

乡下中秋记

杜少华(邹城)

每年中秋前后,正是农忙秋收的时节。五十多年来,我家的中秋几乎都在乡下度过。

天刚蒙蒙亮,全家便起身了。匆匆吃过早饭,人人全副武装——长袖长裤、黄球鞋,手套、口罩、帽子一样不少,脖子上还搭条毛巾。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向玉米地,投入一天的劳作。穿行在玉米地里,并不觉得枯燥。头顶是纯净高远的蓝天,脚下是厚实温热的土地。秋风掠过青纱帐,掀起沙沙的声响;鸟雀叽叽喳喳地欢唱,蛐蛐“织织——织织——”地伴奏,一唱一和,宛如自然的乐章。

忙秋时节,午饭往往在地头凑合。一壶白开水或几盒牛奶,就着苹果、梨子,便是一餐。直到日落西山,暮色四合,看不清玉米的影子了,才收工回家。晚饭后,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剥玉米皮,边说边笑,欢声在小院上空飘荡。

这时,月亮已悄悄爬上来了。一轮金黄的圆月斜挂在深蓝的天幕上,把小院照得透亮,安宁而祥和。萤火虫提着橙黄色的小灯笼穿梭,孩子们追着光又跑又跳。秋虫在暗处私语,偶尔几声鸟鸣划破夜色,许是鸟爸妈在哄睡不安的雏鸟。远处的狗吠若有若无,鸡早已上树安眠,只留黄鼠狼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。

待月亮升到中天,又大又圆,清辉遍地,仿佛能看清月宫里的桂树与玉兔,连星星都黯淡了几分。孩子们累得东倒西歪,沉入梦乡;大人们却还在灯下剥玉米——得腾出地方,迎接明天新收的玉米。

月影西斜,困意终于征服了大人。洗漱躺下,沉沉睡去。明天,又是充实的一天。

中秋赏月杂谈

张振建(任城)

生活需要仪式感,中秋赏月,便是这节日里重中之重的内容。

小时候,许多个中秋之夜,我都是在院中陪母亲一同度过的。于我而言,哪是为赏月?不过是贪恋母亲口中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的美丽传说,更盼着分食走亲访友后带回的月饼罢了。而母亲,则是以故事和月饼为“诱饵”,哄着我安静不闹,她好借着明亮的月光,多纺几锭棉花线。我自然没有李白笔下“小儿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的那份灵慧,常常是故事听罢、月饼吃完,再无别的念想,望着月晕泛出的淡淡“风圈”,在母亲纺车嗡嗡的催眠声中,沉沉睡去。

儿时的月亮,予我的印象仅止于此。可它却轻轻拨动着多少大人的心弦。不同的际遇、不同的心境,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,人们眼中之月,早已染上浓淡不一的人文色彩。

中秋之月,牵动的情思太多太广,若要一一述说,几如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“群山万壑赴荆门”,种种感受交织共鸣。掩卷沉思,我却有这样一种体会:无论壮美、凄美还是唯美,读罢这些咏月名篇,心中往往并不轻松,反有种淡淡的压抑。我们能归咎于古时之月吗?真是月亮惹来的“祸”吗?非也,时代使然耳。

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!我们早已步入新时代。今日之月,非昨日之月;今宵之光,更明、更亮。我们不再需要低回吟唱《春江花月夜》那样的婉转夜曲,而是要昂首高歌新时代的月之“大风歌”,以满腔豪情,共圆中国梦。

思绪飘回,抬头望去,月光如水,温柔地洒向大地,万物如同被牛乳洗过一般,浸润在一片如梦似幻的清辉里。

这如水的月色,必将幻化成明天那一轮蓬勃的朝阳!

桂香满中秋

张凯旋(嘉祥)

小时候,中秋节是必定要举家回老家的。天才蒙蒙亮,母亲便开始张罗:“这是给你奶奶的,这是路上吃的……”虽只是一个小时的车程,母亲却事事周全,直到每个人手上都拎上大包小包,她才满意地发出出发的号令。

往往人还在途中,奶奶催促的电话便一遍遍响起。儿时只觉得奶奶絮叨,而今回想,这一声声殷切的询问,正是节日里独有的、被牵挂的幸福。

最开心的要数晚上。奶奶搬出小方桌和几把椅子,在庭院里郑重摆开,然后将月饼仔细地均匀切开,码在瓷盘里。第一块月饼总是我的,奶奶一面笑着唤我“小馋猫”,一面将那份甜蜜递到我手中。一口咬下,豆沙馅又甜又糯,那绵密的滋味里,仿佛也嚼进了皎洁的月光,和家人们的欢声笑语。

夜色在老屋的青瓦上静静流淌,见证过别离,也珍视着当下的团圆。奶奶和父亲聊着村里的琐事,时而羡慕邻家新添的孙儿,时而唏嘘村口老李没能熬过这个夏天……父亲总是微笑着倾听,不时应和几句。奶奶虽不懂诗文大义,却在柴米油盐中将两个儿子养育成了正直的人。不知不觉,我常在桂花树下沉沉睡去,嘴角挂着心满意足的微笑,心里,还紧紧攥着几朵米黄的小桂花。

如今我终于明了,中秋月之所以动人,是因为它曾照亮盘中的月饼,照亮院里的桂花树,照亮奶奶忙碌的双手,照亮一家人团聚的小桌。无论此刻我身在何方,只要抬头望见那轮明月,便知道总有一份牵挂,在等着我回家。

手机铃声响起,是奶奶的电话:“今年中秋还回来吗?豆沙月饼给你留着呢,你最爱的口味。”“回,一定回!”桂花簌簌落下,沾在鞋边,仿佛要随我一同,踏上归家的路。